

京 剧

太白进京

冯振东 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前　　言

李白是我国的一位伟大詩人，在文学史上是与屈原、杜甫等一流大师相提并論的巨星。他的詩篇与事迹为历代的广大人民所喜聞乐見。例如：“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等絕句，人皆传誦，流传极广。“李謫仙醉草吓番書”，“铁杵磨绣針”、“騎驢教化华阴县”、“醉后水中捉月而死”等傳說故事，世世代代膾炙人口，深入人心。古代图画中有“李白脱靴图”、“李白乏月图”等著名作品。有关李白的遺址古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。許多酒店挂着“太白遺风”的招牌。人們相传李白是“錦心繡口，明月肺腸”、“腰有傲骨”、“飄然如仙”。有人說他是“太白星精”下界，有的說他是“岁星降世”。这些傳說尽管并不一定与史实符合，但却充分地表現了历代人民对于他的景仰与热爱。正象E·A·柯斯銘斯基所說：“唐代优秀詩人，大家認為是李白和杜甫。中国人因他們的名字而驕傲，正如同俄国人因普式庚的名字而驕傲一样。”

关于李白的傳說虽然如此广泛、悠久，作为擅長反映历史人物生活的京剧，却感表現的不足。过去虽有“太白醉写”、“金馬門”几个小型剧目，近些年来也很少有人表演。讓这位具有独特性格的伟大詩人更多地活跃于舞台上，已是我心怀已久的宿愿。鑒于作者写作能力之低下，原欲經過較長時間來學習研究有关李白的著作、事迹后再行編寫。偏巧赶上吉林省要在1957年夏举行戏曲汇演。吉林市京剧团的主要演員陈正岩同

志也深爱李白这个人物，催我提前改编出来，参加汇演。由于时间所限，又加当时正患脑神经痛症，来不及更多地搜集与分析传说资料。仅以小说“李谪仙醉草吓番书”、评书“李太白赶考”等民间传说为基础，（最后一场参考了已有剧目“太白醉写”的结构。）既匆忙又大胆地草成了这本不成型的东西。乞望各地同行、专家和广大读者、观众看后，多多予以批评指教，以求臻于完善。

此戏编排过程，承蒙首排演此戏的吉林市京剧团的导演和主要演员陈正岩、贾润仙、孙宝义、梁庆云、袁竹铭等同志给了不少的启发与帮助，在此特致谢意。

冯振东

1957年8月于松花江畔——吉林

場 次

第一場	賞讞
第二場	破規
第三場	批落
第四場	獻表
第五場	醉寫

人 物 表

衛士臣	將監	娥	監皇	季童
侍力	使	番太宮	明	
四高渤海	四四國內	唐張馬		
白章官役	甲乙丙丁忠从			
知考差子	子子子子國			
李賀招二	舉舉舉楊侍			

第一場 賞 識

時間：唐天寶元年三月。

地址：長安市醉仙居酒館（台中置正席座，左置偏席座，右置酒台）。

人物：酒保 李白 賀知章

〔幕啟，酒保上。〕

酒 保： 大唐——

大唐昌盛世道好，
五谷丰登太平朝。
長安市上真熱鬧，
車水馬龍鬧噪噪。
王孫公子騎大馬，
公侯將相坐着八抬轎；
夫入小姐坐棚車，
黎民百姓滿街跑。
桃花三月開科考，
天下舉子都來了，
有老者、有年少，
有布衣，有錦袍，
有錢的舉子書童擔書箱，
沒錢的舉子自把書箱挑。
個個都想比鯉魚，
一心要把龍門跳。
如今有說又有笑，
黃榜一發有熱鬧。

有的抿嘴儿乐，
有的裂嘴儿笑；
有的耀武揚威逞英豪！
有的抱头哭，
有的仰面嚎；
有的寻死要上吊！
笑的，你別先狂傲，
作官儿也自有苦恼。
哭的，你也別懊燥，
三年以后再来考。
来科是哭还是笑，
小子我也不知道。
唉！——

醉仙居，老字号，
长安市上名头高。
有包席，有零酒，
南北小菜做酒餚。
我这酒館有告条，
賤卖不賒得把現錢交。
只要有錢凭你飲，
沒錢滴酒也不浇。

——唉，醉仙居好酒开罇了！

（李白內白）馬來。

〔李白斜背書囊騎馬上。〕

李 白：（唱二簧搖板）

为展壯志把名显，
着鞭跨馬进长安。

〔抬头望酒标。

醉仙居，醉仙居！好个醒目动听的字号。

〔下馬。

酒保：客官里边儿請。

〔李白入正座，酒保牵馬下，复上。

您喝什么酒啊？

李白：酒家，可有大壺玉浮梁。

酒保：有。玉浮梁一大壺啊！

〔端酒，李白解書囊，飲酒。

李白：咳！

(念詩)

少年落魄楚汗間，

三山五岳入詩篇；

壯年遨游志未展，

風尘蕭瑟多苦顏。

李白今朝赴試，若能魚跳龍門，自可大展宏才，
激昂青云也！

(唱二簧慢三眼)

心似錦口似綉才高智廣，

不屈人不干己豪氣激昂。

我好比大鵬鳥一朝得展，

舉雙翅騰空起隨風飛翔。

憤發智能願為宰相，

佐皇圖濟蒼生治国安邦；

但等那海晏河清一寰宇大定，

功成身退學張良隱居家乡。

〔邊唱邊飲。

〔賀知章着便服騎馬上。〕

賀知章：（唱二簧散板）

朝事已毕赴酒館，
放情沽飲樂陶然。

〔下馬。〕

酒保：喲！賀大人來啦。（接馬）里邊請。

〔賀知章入偏座，酒保拉馬下，復上。〕

賀大人，您還是喝甕頭春罷。

賀知章：大壺斟上。

酒保：好，大壺甕頭春啊！

〔端上壺滿。〕

賀知章：（飲一盃）酒家，这几日生意如何？

酒保：忙得很！本來素常的老主顧就有点應酬不暇；南省這一開科，天下舉子群聚京都，把我忙的簡直不可開交！

賀知章：舉子當中，可有量大的酒客么？

酒保：都是些王胖子褲腰帶，稀松平常！我說賀大人，當今天子若是把天下酒客齊聚一堂，開科大考，您老人家准能獨占鰲頭！

賀知章：只怕未必。聞聽人言，西蜀有位才子姓李名白，号称斗酒百篇！

〔引起李白注意。〕

酒保：吓！這位李白能喝斗酒？

賀知章：不但能吃斗酒，還是但得斗酒，便揮百篇！

酒保：吓！那李白喝上一斗酒，还能寫一百篇文章？

賀知章：不錯。

酒保：我却不信。難道說那李白的酒量，还能比得過您這酒中八仙么？

賀知章：不錯，當居八仙之上！

李白：啊，這位客官請了。

賀知章：請了。

李白：請問閣下尊姓大名？

酒保：這就是當朝禮部侍郎、兼任翰林大學士、賀知章賀大人。

李白：怎麼？尊家就是長安酒中八仙的賀學士么？

賀知章：正是。請問閣下高名貴姓？

李白：在下，西蜀李白也。

賀知章：啊？你就是很徠山竹溪六逸中，号称青蓮居士的太白先生么？

李白：不才是我。

賀知章：哎呀呀！巧得很！久慕先生大名，今日相會，可謂巧遇了！

李白：久慕學士大名，今日相遇，可謂幸會了！

賀知章：巧遇了。

李白：幸會了。

賀知章：啊——（二人同笑）酒家，與我們并座同飲！并座同飲！

李白：并座同飲。添酒侍候。

酒保：喚，是嘍。

〔將賀的酒盤等移至正座。〕

賀知章：此乃有緣千里來相會，

李白：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賀知章：先生請來上座。

李白：大人請來上座。

賀知章：先生請。（同入座，斟酒。）素聞先生遨游四海，浪迹天下，但不知此番打從何處來京？

李白：此番打从南陵而来。

贺知章：远道跋涉，饱受风尘之苦，敬酒三盃，以解劳乏。先生请。

李白：大人请。

贺知章：唉！我们免去官称，兄弟相论。

李白：李白怎敢高攀？

贺知章：知音相交，理该称兄道弟，以示亲近。

李白：如此恕李白放肆了。

贺知章：嗳，这是哪里话来，贤弟请。

李白：仁兄请。（同饮）

贺知章：啊，贤弟，素闻贤弟好交游，喜诗酒，不愿为官，今番进京有何贵干？

李白：李白平生流连诗酒，不求仕进，只因南阳吴筠先生苦苦劝我报效朝廷，今朝进京应试来了。

贺知章：好！贤弟若能竭忠尽智报效朝廷，真乃国家之福蒼生之幸也！请酒。

李白：请。（同饮）仁兄，今科开考，但不知哪部大臣担任试官？

贺知章：右班丞相楊国忠的大主考，愚兄的副主考；太尉高力士的提调官。

李白：楊国忠、高力士？但不知他二人的官风如何？

贺知章：他二人还论的什么官风。那楊国忠乃是个仗势作威、专横诈求之輩；那高力士无非是个貪财如命，磨牙吮血的小人耳！

李白：如今的朝政呢？

贺知章：朝政么？咳！十个大字。

李白：哪十个大字？

賀知章：珠玉买歌笑，糟糠养賢才！

李 白：唉！……

賀知章：賢弟為何長叹？

李 白：如今朝政紊亂，公道何來？只恐雖有孔孟之賢，晁董之才，也難登科获名。

賀知章：雖則如此，賢弟才华蓋世，誰人不知？明珠豈能埋沒土下，何慮无人荐拔！請酒，請酒。

李 白：請。（同飲）仁兄可謂海量也！

賀知章：愚兄好酒成癖，常常酒醉失仪。有位朋友贈詩題道：
知章騎馬似乘船，
眼花落井水底眠！

李 白：怎麼？眼花落井水底眠？

李 白：（同笑）請。（飲酒）

賀知章：李白今日承蒙仁兄如此異禮相待，特贈詩集一卷，聊表謝意，望祈笑納。

〔取卷呈給賀知章。〕

賀知章：敬承美意，愧領了。（接卷翻閱）“烏夜啼”……

李 白：此乃邊疆烽火之年，遠征者身受妻离子散之苦，小弟心中有感，故作此歌。

賀知章：哦。待我拙口吟咏一回：

（誦念）

黃云城邊烏欲栖，
歸飛啞啞枝上啼。
機中織錦秦川女，
碧紗如烟隔窗語。
停梭悵然憶遠人，
獨宿孤房淚如雨。

妙哉！妙哉！无愧高才之作，鳳藻絕人！此歌，即使
鬼神讀了，也得痛哭流涕啊！

李 白：仁兄过奖了。

賀知章：今朝得識賢弟，知章心中万分高兴。喏，我来贊你一
首：

（飲一口酒。）

（誦念）

西蜀李太白， 双眸光煥人；
心口皆錦綉， 飄然不同群。
筆落驚風雨， 詩成泣鬼神；
人間落星精， 可稱謫仙人！

李 白：啊？謫仙人？

賀知章：謫仙人！賢弟並非人世之人，定是太白星精下界，豈
不是謫仙人嗎？

李 白：（二人同笑）啊——哈哈哈……

賀知章：真乃妙詞絕句也！酒家，與我們成蟬端上！

賀知章：成蟬端上！

酒 保：成蟬端上啊！

〔端酒、置盃。〕

李 白：好个謫仙人哪！

〔大笑。邊唱邊飲邊舞。〕

（唱四平調）

青蓮居士謫仙人，
酒肆藏名三十春。
酒渴張口思吞海！
詩狂上天欲登云！
胸怀放曠天地小，

腰有傲骨不屈人。

天生我材必有用，

佐皇图济蒼生方酬雄心！（大笑）

賀知章：賢弟之雄心大志，不日即可飛黃騰達了！

〔起更声。〕

酒保：二位客官，天儿不早啦！还要用些什么？

李白：天色已晚，酒已够了，小弟我要搭店去了。

賀知章：搭店作甚？

李白：黑夜安歇啊。

賀知章：为什么不到自己家中安歇？

李白：仁兄你醉了，长西安市上哪有我的家呀？

賀知章：有！

李白：在哪里？

賀知章：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賀知章的府第，岂不是你的家
吗？

李白：噢！怎敢烦扰。

賀知章：請駕光臨舍下，我們也好談詩飲酒，飲酒談詩，作乐
呀！

李白：好，酒家，算过酒账。

酒保：五壺甕头春，兩罈玉浮梁，一共紋銀三十兩。

李白：小弟付錢。

賀知章：嗳，哪有宾主不分之理。（掏出銀子）酒家，拿去。

酒保：这是十两，还差二十两。

賀知章：哦，哦。（又掏，掏不出）啊？……啊？……

酒保：賀大人，干脆，改日再算罢。

李白：酒家，将我这身紫袍脱下，頂酒还账罢。

酒保：改日再算罢。

李 白：脱我紫袍来。

賀知章：岂有此理！（拦住李白）酒家拿去！

〔掏出金龟递与酒保。〕

酒 保：啊？是小小王八儿！哎哟！还是赤金的。

賀知章：这回够了吧？

酒 保：这是宝贝，小子酒价不值，我不敢要。

賀知章：金龟抵账，两不找。

酒 保：吓死小子我也不敢要。

李 白：还是脱我紫袍来罢。

賀知章：嗳！岂有此理！酒家一定收下！

酒 保：这可得给您磕一个！（磕头）

賀知章：拉马伺候。

酒 保：是嘍。

〔下去拉马，李白背上书囊。〕

李 白：（唱二簧散板）

感君义气輕黃金，

使我醉飽无归心。

〔賀知章拿起诗集。〕

賀知章：唉！

（接唱）

人生难得相知貴，

何必吝惜宝与金？

酒 保：請二位上馬。

李 白：仁兄醉了，待小弟来搀扶于你。

賀知章：賢弟累了，待愚兄来搀扶于你。

李 白：还是我来搀你吧。

賀知章：还是我来搀你吧。

李 白：如此我們各自跨鞍。

(唱二簧散板)

弟兄双双跨金蹬。

[二人上馬。]

(接唱)

赤城綠樹搖春風。

[李白、賀知章同下。酒保跪地磕頭。]

酒 保：二位財神爺慢走，小子我不遠送啦！

[爬起，看看金龜，得意地。]

这真是——

(数板)

人走時氣馬走膘，

駱駝單走羅鍋橋；

這金龜，是塊寶，

小子我一年花不了！

[高兴地跑下。]

第二場 破 規

時間：前場几天后。

地址：提調官衙門前。(台右置桌椅)

人物：招考官 二差役 举子 甲 乙 丙 丁 李白
楊國忠 侍从 四侍衛

[二差役引招考官上。]

招考官：(念)

若想進考場，

先繳五十兩。(入座)

〔举子甲、乙、丙、丁上。〕

举子甲：（念）

十年寒窗磨铁砚，

众举子：（同念）

只望科考作高官。

参见招考官大人。

招考官：罢啦。你们都是来挂号的举子吗？

众举子：是。

招考官：今科提调官高太尉立下规条：所有赴考举子，每人必须缴纳纹银五十两！

众举子：（惊呼）啊？……

举子甲：大人，我乃一个寒儒，每日三餐不饱，一饭难求，昼夜苦读诗书，磨穿铁砚，只为入京应试，报效朝廷，望大人开恩怜情。

招考官：嗯。（不理）……

举子乙：生员今番来京赴考，路资盘费，还是向亲友借贷来的。

招考官：嗯。（不理）……

举子丙：生员家贫如洗，即便当家破产，也凑不上这五十两纹银哪！

招考官：嗯。（不理）……

众举子：望大人高抬贵手与我等免去了罢。

招考官：你们都穷啊？谁让你们穷来着！这怪你们祖上没德，命里注定！有钱的往前来！没钱的往后退！

二 差：靠后退！

举子丁：大人，生员家境清苦，远道至京，如今只有这二十两银子，望大人与我把名报上罢。

招考官：你当是做买卖呢，讨价儿还价儿，我是一口价儿！你

給我滾开罢！

举子甲：大人，我等千里迢迢来京赴考，还望大人高抬贵手，
.....

众举子：与我等免去了罢！

招考官：这是今科提调官、当朝太尉高公亲自立的规矩，你们敢起哄不纳吗！我告诉你们：缴不出五十两银子，少废话，休想进考场！来呀！

二差：有。

招考官：把这帮穷酸给我撵走！

二差：走！走！

众举子：咳！.....

[众举子面面相觑，不肯散去。李白上。]

李白：（念）

长安风和月，
不尽吟醉情。

（到桌前）大人，生员有礼。

招考官：哼……免礼。施礼干么啊？

李白：生员乃西蜀举子，前来挂号。

招考官：挂号吗？

李白：正是。

招考官：（见李白没有举动）你既然前来挂号，难道就不懂得这儿挂号的规矩吗？

李白：规矩？……大人说的是什么规矩呀？

招考官：（大笑）你枉是个生员，连规矩都不懂，还要来赴考！我劝你还是把规矩学会了再来考罢！

李白：噢噢，是了。（取几文铜钱，包好呈上。）大人辛苦了，买杯茶吃罢。